

一场车祸引发的悲剧……

慧东◎著

自幼被娇生惯养的林达为了讨女朋友罗薇的欢心，先是将父母和姐姐给他买的房子过户给罗薇，又为罗薇出气与人飙车被拘留，随后管亲友借钱买了罗薇最爱的车。官宦家庭出身的罗薇深受感动，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与其闪婚……

CHE ZHI SHANG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车之殇 / 慧东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5113 - 0780 - 4

I. ①车… II. ①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0821 号

●车之殇

著 者/慧 东

责任编辑/梁兆祺

封面设计/纸衣裳书装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9 字数 230 千字

印 刷/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 - 7 - 5113 - 0780 - 4

定 价/32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开 篇

林芳是林达的姐姐。

林芳的生活在外人看来是幸福和光鲜的——她是北京定慧医院骨科的“第一把刀”，她救治过无数病人，让他们在绝望中再次看到希望，她有着非常好的同事缘和病人缘，提起定慧医院骨科的林大夫，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，称赞她的医术，更对她的医德赞不绝口——认真负责，不收红包。林芳的工作成绩让人羡慕，不菲的收入足以让她过上小康的生活。她的丈夫陈志忠白手起家，凭着自己的努力已经成为一家中型企业的老板，他低调稳重，恪守原则，洁身自好，一心只想让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稳步发展。他对林芳向来谦让，对林芳的事情更是重视，凡事只要林芳一开口，陈志忠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

“好好好，老婆大人发话了我哪敢不听呀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……”陈志忠对林芳的要求和命令一向如此，这10年来，他早已经习惯。不仅如此，每逢情人节、妇女节、结婚纪念日，陈志忠必会送上礼物，高档时装、化妆品、鲜花、手饰，或者亲自开车来接，然后去 shopping，或是买好请人送到林芳的办公室；每逢林芳生日、林芳父母的生日，陈志忠更是一次不落地亲自操办，北京各大饭店，他们几乎都吃遍了。

可林芳还有一个心结，那就是来自她的娘家。林芳的娘家是北京的普通家庭，父母双双退休，父亲已经到了癌症晚期，让她牵肠挂肚；母亲是一个标准的小市民，小气又势力，严重的“重男轻女”思想养育出逆来顺受的她和飞扬跋扈的弟弟林达。一提起林达，林芳就胆战心惊，似乎像是灾难的同义词——这个不着调的弟弟林达，一天到晚地惹是生非，老两口拿他没办法，林芳为了不让父亲林恒久动怒生气，每次只好瞒着父亲出面帮弟弟摆平，一来二去，林达的胆子越来越大，惹的事也越来越大，很多

次，林芳无计可施只得让陈志忠出面去搞定，但她心里很清楚，陈志忠表面上不说什么，心里却很不情愿。林芳心里领情，却从不愿把心里的感动说出口，她总是表现得像个任性的小女人，行使着她特有的“老婆大人”的权力。

第一章

林达深深地踩了一下油门，车像打了兴奋剂一样飞了起来。罗薇似乎感觉到这件事情有些荒唐，但看到林达对她如此真情和坚决便顺水推舟地默认了……



林达开着他那辆白色捷达在五环上风驰电掣，冬天的北京寒风料峭，树叶凋零，但此时林达的心境已是春花烂漫，他的内心就涌动起喜悦和快感。他不断地超车，每每从后视镜看到后面的车一辆辆被他甩远，他的内心涌动着喜悦和快感。下了五环，他不太情愿地降低了车速径直停在了一家移动营业厅门前。

林达潇洒地推门而入，熟练地在排号机上连续撕下了三张号码，转身将目光锁定在柜台里面一个女孩脸上。女孩也看到了林达，两人会意地淡淡一笑，那两泓秋波传给林达后，迅速将目光又转回眼前的顾客身上。

“请 137 号到三号窗口。”广播里传来悦耳的声音。

“请 138 号到四号窗口。”广播里又传来悦耳的声音。

林达向女孩努努嘴，女孩会意地结束了眼前这位客人的服务，同时按了一下叫号器。此时，广播里再次传来悦耳的声音，“请 139 号到一号窗口。”

林达拿着号码，一本正经地坐在女孩面前的椅子上。女孩看着他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请问有什么能帮您……”林达不知从哪里变出了一枝玫瑰来，玫瑰的下方还系着两个小纸片儿，一个是那个排号单，另一个纸片上面写着：“去房产大厅！”然后得意地示意女孩看纸条。女孩大吃一惊，用手捂了一下嘴，警觉地四下望望，然后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不等女孩开口，林达故弄玄虚，微微一笑，温柔地命令道：“我在外面等你。”说完，便站起来走了。女孩轻轻张了张嘴，欲叫住他，又觉得不妥，看着他的背影出了门。

林达出去后，女孩不时地看看手表，对待顾客显得有点心不在焉。好不容易到了换班的时间，她快步走出营业大厅，四处巡视。

林达坐在那辆白色的捷达里，招呼她：“罗薇！”

罗薇快步走过来，上了车，听到车载音响放着平和优雅的音乐，她轻轻地出了一口气，“嗯，林达，你的事儿……我还在犹豫呢。”林达轻轻一笑：“你犹豫什么呀，我都没犹豫。”罗薇的脸上浮上一丝甜蜜：“你就那么自信啊？”“当然了。”林达回答得自信而肯定。罗薇有些感动：“林达，你对我的感情我领了！可是你刚才在电话里说要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这个事是不是有点不妥……”林达抢着说道：“你怕什么啊？就算我们不结婚，我也不会收回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“别‘可是’了，坐稳了啊！”话音未落，林达深深地踩了一下油门，车像打了兴奋剂一样飞了起来。罗薇似乎感觉到这件事情有些荒唐，但看到林达对她如此真情和坚决便顺水推舟地默认了。

转眼间两人到了房地产交易大厅，林达拿着房产证把房子过户到罗薇名下。

罗薇看着手里领取新房本的单子，满脸兴奋地跑到林达的面前满意地说：“交易大厅的办事效率真高，七天房本就能拿到了。”她边说边依偎着林达，突然踮起脚亲吻林达的额头，“林达，我爱你……”林达搂着罗薇并温柔地看着她，呢喃道：“我也爱你……”

罗薇高声说：“我请客！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林达满足地搂着罗薇，故作深沉了一会儿，拉着罗薇的手上了车，朝着一家商场开去。

罗薇轻声地哼着歌，拿起一套套衣服在林达身上比来比去，林达则频繁出入于试衣间，终于，罗薇眼前一亮，赞美道：“帅呆了，就是它了。”随后，她也选了一套时装裙子，和低胸的上衣……她拿出钱包准备付钱，林达潇洒地说：“都交过了。”

罗薇吃惊地望着林达，继而露出了小女人那娇羞醉人的笑容，搂住了林达的脖子，撒娇道：“亲爱的，我真幸福！”林达就势揽过罗薇的腰，林达说：“走，我们吃饭去，喝口美酒，顺便也庆祝一下。”两人有说有笑地上了车……

两个人酒足饭饱后驾车在回家的路上，林达怕冻着罗薇，将暖风开大，车内温暖如春，罗薇索性将外衣脱掉。堵车时，林达仔细打量着身边的美人——开领很低的时装将罗薇的胸部衬得十分诱人，加之此时的好心情，罗薇的脸白里透红，深深地吸引着林达的目光。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薇，咱们要不要闪婚一把？”林达说着立刻兴奋起来，“要不然咱们现在就去？我身份证也带了，你也带了……”罗薇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，嗔声嗔气地说：“哼，你想得美！”林达不依，讨好地说：“那你说，我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呢？”罗薇撒娇地说：“第一，婚姻登记处下班了；第二，我要你真的对我好，还要你一直这么有品味；第三，你不能总开单位这个旧捷达呀……”

两个人在车里你依我依时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即

将黏上他们……

林芳一天里连着做了两个手术，回到了办公室，浑身都软了，她仰面坐在椅子上，苍白的脸上全是疲惫的神情，和她在手术台上时完全是两个人。她端起水杯，如释重负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一个护士推门进来，有些急迫地说：“林大夫，您做手术的时候，您弟弟来了几个电话，说有急事找您。”林芳的眉头微微一皱，又立即调整了表情，对护士微微一笑：“知道了，谢谢。”她忐忑不安地打开手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又惹什么事了？”白皙修长的手指按下了早已设好的林达的快捷键，几秒钟后，听筒里传来：“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……”林芳的心提了起来，又按下了丈夫陈志忠的电话，居然是“不在服务区”。“嘀嘀……”一连串的短信息提示音，林芳的心顿时慌乱起来。她打开收件箱，里面是林达的好几个短信：姐，我要被拘留了，快来救救我！林芳那疲惫的身体微微地晃动了一下，眉头紧锁在一起，她背靠着墙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果然被自己猜中，她的思维飞速转动，这件事要怎么瞒着父亲林恒久……

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了，一个女孩走了进来，有些局促地坐在林芳的面前。

林芳职业性地问了一句：请问您哪里不舒服？对方带着哭腔忐忑不安地叫了一声：“林芳姐……”林芳一怔：“你是……”“对不起啊林芳姐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是林达的女朋友罗薇，”罗薇刻意拉关系说，“姐，我跟林达……但是我没有见过你们，我们还没到那种程度，我……但是，林达被拘留了，我当时在车上，林芳姐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没有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救林达！我记得林达说过他有个姐姐在定慧医院骨科，是副主任医师，叫林芳，我就来了。”林芳叹了口气，“我知道了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罗薇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俩买完衣服吃过饭……”

原来罗薇和林达从饭店里出来，在车里你依我依时，前方红灯亮了，转眼间成片的汽车被堵在这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他们车的右边停了一辆“路霸”越野车，司机挺着有些发福的肚子不怀好意地瞄向罗薇的胸部，可能是因为“景色迷人”，“秀色可餐”，他不禁将头微微地伸出窗外……

林达的表情忽然凝固，罗薇顺势望去，脸色大变，下意识地用手挡住

了前胸。

“干嘛呢？”林达对“路霸”司机吼道，语气像是要吃人一样，但“路霸”男子的表情却从尴尬到满不在乎，吆喝道：“怕看别穿啊，你这么穿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？咱这车就是底盘高，看什么都方便。”“你……”罗薇一听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她转头看着林达，像是在请求支援。林达面露怒色，骂了一句脏话。“路霸”假装没听见，故意跟罗薇说：“其实不穿更好看，身材多好啊，这衣服跟你男朋友一样，和你不配。”

说着，绿灯亮了，车流开始移动，“路霸”车一脚油门便扬长而去，好像有意嘲笑林达开的捷达。罗薇看着“路霸”远去，板着脸说：“你看到了吗，揩油党，占我便宜……你就……”

林达的脸色变得铁青，好像有一股怒火马上要从眼睛里喷出来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怎么能容忍一个揩油党欺负自己心爱的女人。忽然之间，罗薇感到一股力量将她的身体贴在了车座上，车像飞起来一样，罗薇又气又恼，像是故意在刺激林达：“算了，你追不上他，算了，算了……”林达感觉自己此时很没面子，他顾不上其他，内心只有一个念头——追上那辆车，别住它，让罗薇看看自己的本事，自己也出一口气。他紧踩油门发疯似的向前开，很艰难地追上了路霸，林达打开车窗，得意地对路霸男子做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。路霸男子轻蔑地哼了一下鼻子，并不争辩，却将方向盘一打，车便向林达的捷达挤了过来。

林达本能地一躲，车身一摇，罗薇尖叫：“啊！林达，我害怕！别追了，我害怕！”林达此时根本顾不上罗薇在说什么，他只知道，这个劲他较定了，“不追，凭什么啊？他那么嚣张，坐好了！”他用力一踩油门，车又像箭一样蹿了出去。眼看就要追上路霸了，没料到路霸开始玩起了“车技”左右移动，故意挡着林达的车……林达见前方有转弯，他猛然从内道切了过去，从路霸的左侧擦了过去，超过了路霸后，他一松油门，听到后方传来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透过后视镜，看到路霸司机一脸狼狈样，林达得意地笑了，吹着口哨，很是潇洒地看了罗薇一眼。

罗薇从后视镜里看到路霸又追了上来，她捂着胸口，紧张地说：“别较劲了，再闹下去我看非出事不可……”说时迟那时快，路霸转眼间就超过了林达的车，林达为了躲避，急忙刹车，没想到那路霸还不依不饶，竟倒着车就过来了，林达机敏地躲过了路霸，向前开去。忽然之间，罗薇感

到一下猛烈的撞击，“啊！”她大叫一声，摇下车窗，呕吐起开。林达不得不停下来，他关切地看着罗薇：“怎么样？”

此时，路霸也停了下来，司机下来看着自己的车撞得有点走形，又看了看林达的车屁股。有点后悔，像是在责怪林达一样说道：“孙子，开呀，超啊，别啊！开着破捷达就敢跟我别，怎么着吧，今天我撞你了，我撞死你，没把你的车挤成照片就算你小子捡了个便宜，有本事你开啊，破——捷达！”

林达早已忍无可忍，不顾罗薇的阻拦，拉开车门下去，冲着路霸司机吼道：“你他妈的会开车吗？会开车吗！看你那德性，手笨得跟脚丫子似的。”路霸司机被激怒，一把揪住了林达的衣领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得给我修车去，我这车什么级别你知道，你别走……”林达毫不示弱，高声道：“谁要走啊，谁要走啊，谁走谁是孙子！谁给你修车啊，我超车你并什么线啊，你驾校毕业了吗？玩不起你别玩啊，想牛你过来超，谁先撞人谁就是孙子！”路霸司机一副夸张的表情，“看你那寒酸样，开一破车就以为自己小康了是不是？见过什么是‘车’吗？你还想玩车，你有资格吗？不跟你罗嗦了，就一穷人，跟你那车一个档次，你给我修车！……告你说，跟我杠，你连本钱都没有，你上班了吗？打工的吧？一个月挣几百呀？”

林达最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轻视，特别是绝不能够容忍有人在他心爱的女人面前驳他的面子。一听这话，他火冒三丈，蹿起来，一拳打在路霸司机的脸上。“叫你偷看我女朋友，这是对你的惩罚！”路霸司机猝不及防，捂着脸“哎哟”一声，林达见对方的窝囊样，心里偷着乐，紧跟着又是一拳，“我让你别狗眼看人低，捷达也是车，哥们也是人！”

虽说车被撞了，林达有些不爽，但教训了一个与自己叫嚣的人让林达感到无比畅快，他得瑟着双腿，得意地扬着头看着路霸司机蔫头耷拉脑的样子，像是故意在罗薇面前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气概……一声急促的警笛声响，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开了过来。

一见到交警，路霸司机像小学生告状一样抢着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是他先跟我撞上的！”

林达也没有了当时的嚣张，开脱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是他先骚扰我女朋友，又先别我的车，也是他撞的我，他全责，我没事了吧……”

在交通队事故科的办公室里，交警孟天宇看着眼前两个“无知无畏”

的人，公事公办地说：“你们两个人，经呼吸酒精检测，每一百毫升血液的乙醇含量均超过 80 以上，都属醉酒驾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给予十五日行政拘留和暂扣驾驶证六个月，并处罚款一千八百元的处罚。根据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，记 12 分的处罚……”

林达和路霸司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啊？别呀？警察同志，我……”

罗薇在事故科门口等着林达出来，好一会才见林达皱着眉从里面走出来。“怎么样？没事吧？”罗薇急忙问，“给你姐打电话了吗？”

林达眉头紧锁，一边用手拍着墙一边说：“我姐可能在做手术，她没接电话。”

罗薇手足无措，带着哭腔说：“那……那怎么办啊？”

林达像是下了决心似的：“干脆……找我姐夫吧……”说着再次拨打电话……

陈志忠那边好像信号不好，没说两句就挂了。

林达没找到姐姐也没找到姐夫有些沮丧，但故作镇定挤出一点笑容，安慰罗薇说：“没事，我给我姐发短信了！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摆平的。”

“林达！走！”一名警察高声吆喝着。林达被押上了依维柯，向看守所驶去。罗薇追着他：“林达，怎么办啊，要不要跟你单位请假？”

林达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对着罗薇喊道：“我已经让小常帮我去工地盯着了，先不要跟我公司说，我姐会帮忙的！”

罗薇追了几步，看着警车渐渐远去，竟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，此时的林达在她心里就如《泰坦尼克号》里莱昂那多扮演的杰克那般伟大，她追着车大声喊：“林达！我等你！”

林达也有些动容，像安慰一样地回应道：“姐会想办法的，你快去找她……”

罗薇说完就哭了起来：“姐，林达说您一定有办法……姐，您说该怎么办呀？”

林芳对弟弟冒失又危险的举动很生气，她用拇指和食指一字排开支撑着头，轻轻叹气道：“唉，这个林达呀……真应该让他记住这个教训……”

罗薇急了，流着泪说：“姐，你做过手术的病人里就没有警察、当官

第二章

罗薇故意板着脸，赌着气说：“房子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受不了你们家人的态度。”林达凑近她，在她的耳边温柔地说：“不是说了嘛，我的承诺不变。把你交给我吧……”



林恒久在自家的阳台上浇着花，时不时地还逗逗笼子里的小鸟儿，听着鸟儿婉转地叫着，他心情舒畅，与鸟儿一起哼起了小曲。

忽然间，他想起一件事，急忙转身进屋，在一个抽屉里来回翻找着什么。边翻边念叨，“咦！应该在这呀……怎么不见了？”

王慧正在厨房切菜，听见他在念叨，伸出头来冲着林恒久问：“你找什么呢？”

林恒久头也不抬，高声说：“找林达那个房子的房产证啊！不是准备换个租户吗？人家要房产证的复印件……我明明记得在这呀，怎么不见了。真是怪了，我的身份证，咱家户口本都在，这个老房子的本也在，怎么就林达的房产证没有啦！”

王慧一听，立刻放下手中的菜刀，边在围裙上擦手，边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过来：“不可能啊？你没动吧？”说着，自己也开始翻找。

林恒久一撇嘴：“我拿那个干嘛呀？你看，存折，你那一万块钱现金，都在，怎么就房产证没了呢？”

老两口停下手，面对面地发呆，好像都在回忆这房产证的去向。王慧恍然大悟似地说：“哎呀！那……林达不会拿啊，他要这个没用啊！要是有人拿，也是林芳拿了！”

林恒久以为老伴有了什么新发现，一听这话，泄气地说道：“林芳拿那个干嘛呀？她也没用……要不？我给林芳和林达打电话，问他们拿了没有。”说着，林恒久就拿起电话，拨了林达的号码，“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……”林恒久越发不安起来，又拨通了林芳的电话。

林达给陈志忠打电话的时候，陈志忠和谢玲玲正在宾馆里和几个商家喝茶。

谢玲玲是林芳的闺蜜，与林芳从中学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两人好得恨不能穿一条裤子。谢玲玲不幸离婚，又没有工作，林芳很同情她，硬是要求陈志忠给她一个职位，陈志忠的公司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但是面对老婆大人的要求，只能无中生有，画蛇添足地安插了一个“助理”，特意留给老婆的钦差大臣。

陈志忠本来只是出于善意给谢玲玲一口饭吃，并未对她有太多的要求，但谢玲玲并不“不拿自己当干部”，一点也不以“老板娘的亲信”自居，

每天，没事找事干，不动声色地把公司里的乱成一团麻的大事小情处理得干净利落，往往是陈志忠还在挠头，谢玲玲却笑着给他汇报喜讯了。从谢玲玲一来，陈志忠的生活就发生了改变，用林芳的话来说：“原来的工作时间是 seven—eleven——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，现在竟变成了朝九晚五。”这段日子以来，陈志忠觉得业务蒸蒸日上，生活日渐清闲，他真正成为了一个有钱有闲的人，他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的老婆大人——“还是要听老婆的话哟，你给我推荐的这个人真是不错，办事麻利，有眼力见，真是分担了我不少的压力”。

这是一家高档宾馆，装饰很雅致，空气中弥漫着普洱茶的清香，行云流水般的钢琴曲在大厅里环绕回荡，服务生训练有素地站在一旁，不时地为客人续着茶。远处的女钢琴师那修长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不断跃动，她专注的神情像是在诉说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……

陈志忠与几位客户的合作正谈到重要之处时，他的手机忽然响起，他看了看号码，面无表情，不动声色挂掉。“今天请几位……”刺耳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，陈志忠无奈地欠欠身，走到远一点的地方接听：“喂，是林达呀？……什么？我听不清楚，可能信号不好……喂？听不见！什么，哎呀听不清，可能是我手机没电了，喂……”陈志忠背过身，利落地抠下了手机上的电池。

转过身时，已经换上了一脸笑容，他又与谢玲玲一唱一喝，继续与几位客户聊着合作，直至双方达成了共识。

陈志忠看着谢玲玲起身送几位出了门，十分疲惫地靠在沙发上，仰着头，闭目养神，突然他想起了什么，他急忙掏出手机，刚一开机，几条短信就到了，他一看短信，眉头又拧到了一起，急忙拨通了林芳的号码，“喂？我手机没电了，刚刚充上电。什么？你在事故科？林达被拘留了？……啊？……那这是大事儿啊！一点也没缓了吗？……这还成……你放心，没事……我是他姐夫啊，我得去捞他出来……这是什么话……他犯什么错误咱们也得自己教育啊！……你现在去妈那？怎么？林达的房本丢了？唉哟！你跟老俩口说了林达的事儿了吗？好，先别说，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跟交通队熟，我马上跟他们联系一下，肯定要出力把林达弄出来。行行……别急，没事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先挂了……”

林芳回到爸妈家时，林恒久、王慧已经把饭做好，三人围着餐桌

闲聊。

林恒久问：“芳啊，最近手术多吧？”

“是挺多的。”

王慧一边忙着给林芳夹菜，一边唠叨着说：“林芳，你呀，也别那么清高，有人给你红包你就拿着，凭什么不拿啊，你说医生给人做手术，担多大风险啊！还不如做生意的拿得多，亏得慌不是！”

不一会，王慧沉不住气了，话题又回转了林达的房产证上，林恒久剜了一眼老伴，有点不满地说：“看你心神不宁唠唠叨叨的，林芳不是说了嘛，她没拿，那就只有林达拿了，他回家来吃饭，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王慧抱怨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林达这孩子今天抽了风似的，又不开手机了。”

林恒久看了一眼林芳，感觉到女儿有点不悦，急忙打圆场说：“吃饭，吃饭！芳啊，来吃点芦笋，你最爱吃的……”

王慧却完全不理睬，还自己念叨：“但愿林达回来，什么都踏实了！”

林恒久心疼女儿，埋怨老伴说，“你别什么事儿都折腾林芳。”

林芳张了张嘴，“林达他……”但欲言又止，转换了话题，“妈，他最近开车都还小心吧？”

王慧抱怨道：“唉呀！快着呢，吓人，我都不敢坐他的车，说了也不听，那次到亦庄去，40分钟跑了一个来回。你说他快不快……”

林芳见王慧是非得见着林达问清楚房证的事，索性也不瞒了，接着王慧的话说：“妈，爸，林达，林达……”，王慧着急的问：“林达他怎么了？”林芳吞吞吐吐的说：“林达醉酒开车被拘留了”。王慧一听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筷子都掉了。

林芳一看爸爸的情况不对，眼疾手快地把林恒久放倒在藤椅上，从林恒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救心丸，给林恒久服用。“爸，爸，你别激动”林芳叫着，林恒久慢慢地缓过劲来，双眼盯着林芳，想要说什么，但又无力开口，紧紧地握着林芳的手。

王慧愣了半天才想起来打电话，她拿着电话，一动不动，机械地应着：“哦，好，知道了。”安静了一会，王慧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恸哭声：“我那可怜的儿子啊！他怎么就被拘留了呢？到里面肯定是遭了大罪了！这是什么世道啊，怎么能这么对我的儿子啊！”

林芳安顿好林恒久，又来安慰王慧：“妈，今天我去交通队了，林达是因为醉酒驾车造成了交通事故……”

王慧止住哭声，惊讶地说：“啊？”随后食指用力地戳着林芳的左肩，愤怒地说：“你知道这事怎么不早说啊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吃饭！你这个姐姐真是铁石心肠，这么大的事还不赶紧想办法？”王慧的责骂让林芳很委屈，好像这件事是林芳的错一样，王慧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忙又缓了语气：“哎呀！给志忠打电话了没有？到底什么时候能救出林达啊？快！让志忠想想办法。得赶快把林达弄出来！”

林芳的目光看向林恒久：“我爸得先去医院看看……”她正要过去看，一把被王慧拉住，“唉呀，你赶紧去想办法吧，你爸的事甭管了，他没事。林达的事最重要！……你爸的事不用你管了，赶紧想办法救林达吧。”

林芳几乎被妈妈强迫着给陈志忠打电话……

王慧听见敲门声，“噌”的一下蹿了出去，“志忠啊，你可来了！”说着，她拉着陈志忠的手，一副挖心掏肺的样子，“志忠啊，这次可就靠你了，没有你，我们林达得受多大的罪啊！”

陈志忠拍着王慧的肩说：“妈，妈，你放心，林达不会有多大事儿的，不就是拘留15天嘛？意思一下就得了，这一两天我就把他接出来！拘留所的事儿咱不能说平趟，但是卖个面子还是行的！”陈志忠说着，像是交差一样看了一眼林芳，林芳正在林恒久身边，她摸着林恒久的脉搏一把把他按住，林恒久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林芳，先给志忠倒点水，一会吃完饭再说林达的事……”

陈志忠这才注意到林恒久，刚要问问老人这是怎么了，还没说出口，就被王慧拉到饭桌边上，陈志忠的这顿饭吃得真是没滋没味，像是米饭就着眼泪和唠叨，下咽时都显得艰涩，王慧一点也不顾女婿的感受，掉着眼泪说：“你说说啊我的天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，林达长这么大，我没打过他，骂几声都是有数的，怎么什么招呼都不打就给关进去了，他要是被人打被人骂了找谁说理去啊，志忠啊，你可不能不管呐，妈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那是我的心头肉啊，你们要是不管他，我就没辙了，志忠，志忠，你一定要管呐……”

“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会争取的。爸怎么样？要不要我送他去

医院？”

王慧停住了哭声，对他说：“老头子没事，你们先想办法救林达吧。”

林芳安慰了王慧几句，又嘱咐了林恒久几句，就和陈志忠像逃难一样出了门。上了车，陈志忠脸上的担心和凝重一扫而光，嘲笑似地对林芳说：“嘿嘿，看老两口紧张的。也难怪，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，一听警察就哆嗦，他们一辈子哪见过这个阵势？”

林芳埋怨他道：“志忠，以后你办不了的事儿别在我爸妈面前硬撑，你把他们的胃口吊起来了，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将来我妈更是不满意。”

陈志忠陪着笑脸说：“得！你让我来安慰他们，我就来了，安慰完了又成我的错了。”

“不是！”林芳有点撒娇，所幸把想法直接说出：“志忠，我知道你的心情……我并不是让你一定要把林达弄出来，我也认为他应该接受这个教训。现在天天查酒后驾车，谁让他顶缸上呢，还有林达开车确实太猛了。”

陈志忠像是见到了知音似的，连连点头：“这话我爱听，这么说吧，年轻人摔个跟头，敲打敲打，长长见识也不是坏事。记得吗？咱们认识的时候，他才十二，我还让他骑过我脖梗呢！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你妈太护着他了，他才变得这么没谱。”

林芳也不反驳，她对这些事早已经见惯不怪了，对她的妈妈，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对于妈妈一手“教育”出的林达，林芳更是无计可施，感叹道：“林达这么大了，大学毕业都好几年了，应该明白自己为自己负责了。我就是担心他的工作怎么交代，拘留15天，他监理的那个工程都快结束了。”说完，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这天的天气不错，但林达却没有了晒太阳的心情，此时的他正在拘留所的操场上“放风”，林达和那个路霸的司机在院里相遇，两人都没有了前日的嚣张气焰，此时倒有了点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。

路霸司机感叹道：“才过去一天啊！”

林达没好气地说：“还不是都是因为你啊，你没事看我女朋友干嘛啊？”

路霸司机反驳道：“哥们你看你说的，街上有漂亮姑娘你不看呀？更何况她就在我眼皮底下，胸脯露着，我一大男人不看，你说可能吗？哦，